

契丹人—趙剛個展

文：趙剛

兩年前，我受邀在作為北京最具實驗性的畫廊之一的站台中國做個人展覽。在宋庄這個郊區的當代藝術聚集地住了將近十年後，我覺得這個邀請非常有吸引力。我被倉促地告知展期時，正糾結於如何表現中國的傳統繪畫。我讀了很多西方人寫的有關中國傳統繪畫的書籍，也在中國歷史學家的字裡行間裡認知中國古代文人的書法和繪畫。我之前的個展是在台灣林天民畫廊舉辦的，當時自己感覺那批畫還不夠成熟，不盡如意。這次為草場地（站台畫廊）備畫期間，我常盯著空空的畫布，覺得是一扇扇的牆。我不停地翻找中國古代繪畫的圖片，探詢一種感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讀了一些從唐代到清代的畫家的故事，試著判斷每一個朝代的品味，並想像每位畫家身後的社會政治環境，過了一段時間，我的注意力開始集中在清代和皇家的宮廷品味上，發現皇家的收藏其實很奇怪。藝術收藏似乎缺少一個核心，一種風格—靈魂。實際上，清代的大部分文化是編造的。清朝統治者是中國西部從內蒙古延伸到西藏遊歷了幾個世紀的遊牧部落的後代。也許他們的收藏缺少靈魂跟歷史裡缺少固有的領土有關。我是個美國移民，又了解到自己是滿清後代。我開始好奇我對醃豬肉、吐司和雞蛋作為早餐的需求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我對他們收藏的判斷。我想調色板和餐盤的相似性也許與一種說法有關聯：「你的食物決定了你畫什麼」。由此出發，我嘗試著將自己倒退到從前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去，探索飲食結構影響古代畫家如何為山水著色的可能，僅僅是可能。我的好奇停留在古代山水畫的細節上，畫家如何權衡水中小島的位置，然後放置一個漁翁或喝茶的人。遊牧民族狩獵吃烤肉，畫的畫跟這些漁翁的畫非常不同。同樣地，吃米的人和吃麵的人的畫也不同。我開始畫畫了，嘗試中餐和漢堡交替著隔天吃。吃完漢堡後回到工作室，我悉心留意自己調色板的變化。我的繪畫過程變成了模仿中國古畫，然後消解，捕捉著自我毀滅與追求並存的衝動。

大部份時間裡我都在與西方繪畫的比較中尋找（中國古代繪畫裡的）個人主義，西方傳統注重自我表達，將其認定為任何藝術創作的源起。在西方多年的生活和繪畫經歷影響到我這次的創作，當重畫唐代的肖像時，我感覺肖像裡的並不是純粹的中國人，而是混雜了中亞甚至歐洲血統的人，畫那些肖像的畫家也是如此。我很快意識到就像中國人並非一個種族，其實在這些肖像畫裡也沒有純粹的中國風格。

我也經常發現中國古代繪畫中有多個層面的隱喻，其中有潛在的對放逐和自我放逐的表達。通過閱讀，我了解到許多歷史上最成功和最重要的畫家都曾經是朝廷的文職人員。當他們從官位上下來後，才開始畫的很好。還有一些是從現世隱退修行後成為了畫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八大山人，他是明代皇子的後代，做了和尚後開始修煉書法和水墨畫。

我們年輕的時候，經常去圓明園畫風景。裡面的花園滿足了當時中國前衛藝術家探尋靈魂的終極需求。西方人在清代設計了圓明園，後來被八國聯軍在清朝滅亡之前掠奪和燒毀。70年代

很多詩人在此觸景生情寫詩，他們覺得園子很像 T. S. 艾略特「荒原」一詩中所描述的。這情景使我感到惋惜，畢竟是個很重要的地方，被悲劇性的燒毀了。從國外回到北京後，我看到很多新建的建築上有巴洛克花樣。這些建造起來的房子，讓我看到了一個新的圓明園。後來我見到了一張圓明園燒毀之前的圖，意識到他是個廢墟其實更好。